

暴风雨里
诞生的

暴風雨裏的誕生

奧斯特洛夫斯基著
王語 4 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И. ОСТРОВСКИЙ
РОЖДЕННЫЕ БУРЕЙ

莫斯科國家文學藝術出版社一九三七年版



版權所有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國學街四十二號

1940年蘇聯版書印初版

1950年7月三聯(上海)印過第一版(重排)

1951年7月北京印過第三版

811/14811/32·476定價頁·總裝686·分號Q332

1-8001-33000冊·定價14800元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總經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Н. А. Ост洛夫ский

1904—1936

當那生人底多髯的面孔接近到她底眼睛的時候，恐懼頓然消失了，正如同它底到來一樣。現在，隨便是毛皮帽，或是揉亂的鬚髯，都不能欺騙了。愛德華底眼睛，她可以在一千隻眼睛中認得出來——那是略微眯縫着的，在它們上邊還有那細而彎曲的眉毛。但是這到底不是她底愛迪，那個永遠衣冠楚楚，閃着御林軍上校階級的肩章底金光的愛迪。

現在從他底鬚髯上，齷齪的衣服上發散出馬霍耳加底刺人的和從潮溼的外衣上蒸發出的令人欲嘔的氣味來。

莫格利尼茨基明瞭了妻子底心情。並沒有在顫動的豐滿的唇上，而只在額邊底毛茸茸的鬚髮上吻了一下，他放開了她。在旁邊立着走進來的尤捷夫。

——這是怨他，使我在這個樣子見到你。尤捷夫不該告訴你說我回來了，在我沒有洗澡和換衣之前，——小聲地，愛迪好像抱歉似地說着，一邊脫下毛皮帽來。疲倦地用手在凌亂的頭髮上撫了過去。這個熟悉的動作在柳德維嘉底心中喚醒了對於

● 愛德華的愛稱。

● 劣等煙草。

丈夫親近的感覺。那一瞬間對於她底親愛的人底污穢的衣服、以及不誘人的外表而喚起的惡心，使她感到了痛苦。忘記尤捷夫在近前，她偎近了丈夫，用手摟着他底頭，吻着那親親的、沒有變的眼睛。現在，他却把她推開來，小心而堅決地。

——第一款，柳德維嘉，第一款……我必得把這套醜貨都脫下去，最要緊的還是先洗個澡。我覺得骯髒已經把我浸透了。最後這兩天：我盡是乘在火車頭上，在煤炭裏睡覺，準確一點說——簡直沒有睡……

一個鐘頭以後，當愛德華走進妻底臥室的時候，她又驚異了起來：鬚髮沒有了；他底曲鬆的頭髮也剃掉了。寬大的、有着正確的骨型的、帶着堅硬稜角的上額的頭顱，看來像是琢磨出來似的。他又不像他自己了，因為他以前從來沒有剃過光頭，他知道那樣對他並不合式。尤捷夫從伯爵底舊衣櫃裏所代找出的灰色衣服，使柳德維嘉想起在尼茨城所度的出嫁後最初的幾個月光景。她在那裏第一次看見他穿着文人底衣服……

——嘔，現在可以不怕我了，我底快樂之神，甚至還可以接個吻，——他說。

早晨，穿過遮得不嚴密的窗簾底邊縫，一條灰色的光線溜進了臥室。柳德維嘉醒了，但是恐怕驚醒丈夫，就沒有動，熱視着那個正在睡着的人。愛德華深深地呼吸着，跟着呼吸合拍地在寬廣而多毛的胸上，起伏着絲織的襯衫。嘴角上有着倔強而嚴峻的綳紋：嘴是半張開着。無眠的夜，隨時都在期待着危險——這立刻都顯露了出來。疲倦的，爲烈酒、飽食和她底愛撫而陶醉了的，他在睡着之前，僅僅來得及向她述說出最要緊的幾句話。

他之所以在這裏，是因爲她在這裏。當然，他從來也沒有忘記過她。從巴黎出發，穿越兩條戰線的、綿長而危險的路途，都是爲了她才走的。固然……別人給了他一些什麼樣的使命……但是，如果沒有這個波蘭最美麗的婦人在這裏等候着，他能夠離開巴黎，放下軍政部底工作，而去冒險並且度那無享受的時光嗎？最後幾句話，是他在臨睡時似睡非睡中說出來的。從那很少的，她底丈夫僅僅來得及說出口的幾句話中，柳德維嘉明白了，那是在醞釀着巨大的事變，並且自己猜到了，是有着什麼危險在臨逼着——那危險將是有毀滅性的，可怕的，並且是足以碾碎她底生活上一切組織，以及生活底基礎的威脅。但是，她仍然是很快活。無論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只要

有他在這裏，那就沒有什麼可怕的。一切所必需的，和從前一樣，他都會決定下來，做出來的。她隱藏在他底寬廣的肩頭後面，就可以把自己應當解決的日常生活中任何問題的必要都躲避開。

愛德華突然地醒轉過來，正如同他突然睡去一樣。他們底目光遇到了一起，於是兩個人都微笑了。

——你以為怎麼樣，正在覺着有人用鈍刀在宰殺你，突然間醒轉來，而在原來那強盜底醜臉的位置上却看到了你，這該有什麼感覺呢？……不過，已經不早了，該起來了。

——閉上眼睛，愛德華，我就要穿衣服了。

他寬容地微笑了。

從地氈上拾起跌落的書來，他裝做看書的樣子。哲洛姆斯基底忠誠之河。關於復生的，無我的，忠誠的小說……她沒有變。還是那個樣子地請求閉上眼睛。一個成年的孩子！一個羅曼蒂克的生物！……

*

*

*

在莫格利尼茨基伯爵們底古老的府第所有的二十七個房間中，開始了照常的早晨的生活。一部份爲僕役們所佔居的樓下，早已經醒轉過來了。廚房裏在烹飪着早餐。兩個女僕同一個年青的男僕在收拾着前廳和大客廳。樓上還在睡着。柳德維嘉底女僕，使人歡喜的十六歲的海拉，是老尤捷夫底孫女，原想清理一下女主人底私室，但是却發現了門是在鎖着的。她把這件事告訴了祖父。老人禁止她驚動伯爵夫人並且禁止在今天清理她底房間。

一邊看着化裝檯上妻底貴重的、熟悉的、無用的陳設，愛德華在等待着柳德維嘉底轉來。她很快就同尤捷夫一道走了進來。老人底蒼白的頭顱深深地低了下去。在藍色的哥薩克式長衣下面，很清楚地刻畫出他底清瘦的肩胛骨。尤捷夫當愛德華還在兒童時代就爲他服役。老人非常忠誠於伯爵底府第，就如同僅有老看家狗才能做到的那樣的忠誠，它們是準備撲到任何企圖走進主人底住宅的人底身上去的。伯爵底府第若沒有尤捷夫，那將成爲不可想像的事情。莫格利尼茨基的人們對於他是那樣的習慣了，就如同對於立在前廳入口那裏的兩個穿着中古世紀的甲冑的武士一樣。武士底塑像，同尤捷夫一樣，也是按着一輩一輩地傳繼下來的。

老人自己是男僕。而他底兒子和孫子也是繼承一般地，成了莫格利尼茨基伯爵們底男僕們。當尤捷夫十五歲的時候，就第一次的爲愛德華底祖父服役了，也就因爲這個，愛德華對他所信任的「內侍」，就准許了相當的接近。

——尤捷夫，我所告訴你的，你都做到了嗎？

——是，關於光輝的老爺底歸來，誰也不曉得。伯爵底房間，我將親自來清理。請，這就是書房中通到光輝的太太底臥室的門上的鑰匙。從你走的那一天起，除了我和伯爵夫人以外，無論誰也沒有走進去過……當海拉收拾房間的時候；請光輝的老爺在自己底房間裏逗留一下。當然，我底孫女對誰也不會講的，不過，這樣要較爲好些……

尤捷夫說得聲音很輕，另外帶着一點老人底嘶音。看到他底有着蒼白的頰鬚的瘦臉，愛德華現在才看出，他在這三年中是如何地蒼老了。

——很好，尤捷夫。現在你給我講一講關於那個德國少佐的事情。他叫什麼名字？

——亞陶夫。莊年堡，光輝的老爺。少佐住在管家底房間裏。他有一個隨從兵。

這個懶鬼永遠在廚房裏轉來轉去，他和亞當一同睡在僕役底房間裏。少佐老爺是貴族底血統，並且我敢大膽報告，還是一個有規矩的人。他禁止了自己底士兵在雞鴨院子裏胡鬧，他們曾經殺了我們底鵝，雞……

——莊園裏一共有多少德國人？——愛德華插問着。

——足有一個騎兵中隊。他們底馬吃我們底燕麥也有一個月了。大人最初沒有准許，後來德國人把管事老爺捉了起來，那也只好把倉門打開了。現在，少佐老爺住在我們這裏，德國人總算是開始從鄉村中弄乾草了，不然他們把我們底……

——士兵都住在哪裏？

——在小莊園裏。

——好。你什麼時候到牧師葉洛寧那裏去？我今天就要見他。

——立刻就去。再沒有別的吩咐了嗎？

——沒有了。

——尤提夫在門那裏停住了。

——關於光輝的老爺回來的事，可以向葉洛寧神父●講嗎？

愛德華猶豫了一會兒，然後肯定地點了點頭。

祇剩下了莫格利尼茨基夫婦倆了。愛德華走到妻的面前來。

——恕我，愛迪，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你需要起葉洛寧老爹？實在，我不能相信你決定要在他面前懺悔你底罪惡吧？——她高聲地笑了起來。

愛德華溫柔地擁抱她。

——難道葉洛寧神父使你不安嗎？

——不，不過有點奇怪。關於你回家來這件事，父親，弟弟，絲蒂芳尼亞，沒有一個人知道。

——但是葉洛寧神父却被專專地邀請。讓這事不使你驚異吧。我不能在夜裏驚動所有的人們。家裏現在有德國人，而我却是……法國底軍官。你當然明白吧，柳德維絲？明天我得到華沙去，我回家來這件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怎麼，又要走嗎？

●「老爹」係俄國人習慣的對於牧師的稱呼。

●柳德維嘉的愛稱。

——我很快就會回來的，柳德維絲。

——並且，你正應當和我一同來消磨這幾個小時，你却叫那個討厭的牧師來。

愛德華微笑了一下。

——葉洛寧神父是爲一件被委託的事，我才找他。這是一件對於你毫無興趣的事。請你恕我，等葉洛寧神父來的時候，我們得單獨地談一談。他曾經向僧正請求過什麼事。是一種教堂裏的事情……這是他底祕密，如果有別人在場的時候，他會感到不安的。現在，請允許我向你們問幾句話。

——我聽着，愛迪。

——告訴我，這個少佐是與你們同桌吃飯嗎？

——是的，爸爸和絲蒂芬尼亞請他同食的。他底舉止是無可指摘的。法國話說得很不錯……不過他有時還另外帶一個軍官來，史穆特開上尉。一個那樣粗魯的巴伐利亞人，如果你能聽到他底粗俗的，拙笨的俏皮話啊！他時常暗示着，主人不是我們，而是他們。爸爸說史穆特開對他幫忙很多，但我總討厭他……

愛德華猜到了，在她底話裏還含着比她所說的更爲厲害的話，於是，他底雙眉緩

緩地繞了起來。柳德維嘉看透了丈夫底心緒，她就用手指尖撫到他底眉端，摩平了他那上額底垂直的深紋。這個無言的接觸一向是能不藉語言而致和平的。然後，等到她底手指移近他底嘴唇的時候，他不由地凝視到她底指環上寶石底光澤上去。

——柳德維絲，你在什麼地方存放着你底貴重品呢？

她底茸密的睫毛驚奇地掃動了一下。

——奇怪，愛迪！你不問我這三年來的生活怎麼樣，却注意……

——你真是小孩子，柳……我問這個，是因為我得知道咱們倆現在還保有什麼樣的一些貴重品。等一歇我再告訴你這是爲了什麼吧。你記得不，你底鑽石當初是值多少金盧布的？

——媽媽有一次同你講過，給我的陪嫁的貴重品，值十七萬左右。至於你送給我的鑽石值多少，——你自己知道。

愛德華在心裏很快地計算着：『十七加十二——二十九。在花園地下埋着的，小桶裏的十圓一個的金錢——又是二十。法國銀行裏存的六千萬法郎。以柳德維嘉記名的倫敦銀行裏的存款，一萬二千鎊。再加上我口袋裏的一萬七千德國馬克……這就是

可以稱之爲錢者的全部。大概有一百萬金盧布左右。其中，僅有半數是屬我和柳德維嘉的。我個人所有的七百萬的財產中，所贖的都在這裏了！……九萬俄頃的土地，農莊及小莊園，火磨，製革廠以及一千六百俄頃的森林，現在當一切都將爆裂而有潰毀的趨勢的時候，那就很難於稱之爲資本了。爲這些還得要奮鬥去……目前我們還享有五十萬金盧布左右的財富，即或就壞的方面來講，總比沒有也還強得多。」

在門外聽到什麼人底聲音和笑聲。

——烏拉德克，你早該學會規規矩矩的樣子了！——一個女人底聲音在勸告着什麼人。

嘻嘻的聲音代替了回答。

——這是絲蒂芳尼亞同烏拉德斯拉夫——柳德維嘉驚恐地低語着。——尤捷夫已經告訴過他們，說我身體不大舒服，他們却到底來了。

愛德華走進妻底臥室裏去，她也跟在後面。他很快地開開了到自己底書房中去的門。

——暫時，對他們什麼也不要講，你設法把他們快一點送出房間去，——他一邊

說着一邊把門關了起來。

——你怎麼的了，親愛的？你，聽說，不大舒服嗎？——絲蒂芬尼亞喋喋地說

看，走進房間裏來。

跟着她，像登在冰鞋上似地滑進了那個烏拉德斯拉夫·莫格利尼茨基。

——但是，她，和平常一樣，還是嫵媚的，我願以光榮來起誓。——他很快地運用着舌頭，追過絲蒂芬尼亞，一直飛到柳德維嘉那裏。

當他底發黏的嘴唇接觸到她手的時候，柳德維嘉，和從來一樣地，感到了討厭。她自己也不曉得爲什麼，這個白頭髮的少年，憑着他從男孩子慢慢地長成爲男人這一點，他對於他越來越討厭。

——你看，柳德維嘉，花費到教育我們底小叔子的那些錢，都白費了。他，簡直像養馬會上的騎師似的永遠想頭一個鑽出來！——絲蒂芬尼亞帶着半輕蔑的微笑說。

烏拉德克自引爲滿地整理着自己底打成蝴蝶形的領結。

——兵貴乎神速——此乃偉大兵家之名言——同時把這不使人痛快的談話轉到別的題目上去，烏拉德斯拉夫建議絲蒂芬尼亞把她剛從丈夫那裏接到的信，給柳德維嘉